權利與善——論同性婚姻

Rights and Goods: On Same-sex Marriage

方旭東

Fang Xudong

摘要 Abstract

本文由兩個部分構成，第一部分闡述了不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理由，逐一討論了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五種反對意見，認為它們都不成立。第二部分論述了儒家推崇異性婚姻的原因，其主要考慮是同性婚姻不能像異性婚姻那樣可以提供倫理的完整性。作者強調，作為公民權利，同性婚姻可以被自由追求，但作為儒家則以異性婚姻為婚姻的理想模式。前者事關權利，後者事關“善”，有各自的界限，不得逾越。

This paper consists of two parts. In the first part, the author refutes, one by one, five objections to the legaliz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including arguments grounded in naturalness, origin, *reductio ad absurdum*, compromising traditional marriage, and Jiang Qing's doctrine of particular

方旭東，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上海，郵編：200062。

Fang Xudo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62.

《中外醫學哲學》XVI:2 (2018 年)：頁 99-11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2 (2018), pp. 99-114.

© Copyright 2018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human rights. The strongest reason for advocating the legaliz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is the doctrine of equal rights. As contemporary people, we have no reason to deny that all individuals have equal rights.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why Confucianism prefers heterosexual marriage. The main consideration is that same-sex marriages cannot provide ethical integrity, as heterosexual marriages do. The author emphasizes that, as a civil right, same-sex marriage can be pursued freely, but for a Confucian, heterosexual marriage is the ideal mode of marriage. The former concerns what is “right,” whereas the latter relates to what is “good.” There is an insurmountable boundary between right and good.

【關鍵字】 同性婚姻 權利平等 倫理完整性

Keywords: same-sex marriage, equal rights, ethical integrity

三年前，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消息傳到中國，在媒體上引起熱議。應“澎湃新聞”之邀，筆者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¹ 在那篇兩千字的短文中，筆者主要陳述了何以同性婚姻不符合傳統儒家對婚姻的理解。² 發表之後，從一些回饋來看，這個敘述被一些人誤解為筆者在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³ 乃至反對同性戀⁴，這是筆者始料未及的。

-
- (1) 參見澎湃新聞 2015-06-28：“儒家再發聲：同性婚姻不符合傳統儒家對婚姻的理解”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46237。
 - (2) 筆者的原話是：“儒家反對同性婚姻，並非要求國家法律禁止同性婚姻。尤其是，如果一個社會已經走到同性婚姻合法的地步，儒家更無必要要改變這一現狀。儒家反對同性婚姻，只是將其作為各人的自我選擇：如果你要做一個儒家，你就不應該選擇同性婚姻。毫無疑問，你完全可以選擇不做一個儒家。”
 - (3) 比如，有一篇文章的作者這樣寫道：“我反對方旭東先生反對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理由”（參見李苦舟：“儒家文化導致的困境”，新浪微博 2015 年 6 月 29 日，https://weibo.com/p/1001603859191851824187?ssl_rmd=1510265486.1143）顯然是將筆者理解為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

在那之後，筆者沒有停止對這個議題的思考與討論，間亦無所獲。舊文囿於篇幅，未能充分展開。此次，承《中外醫學哲學》雜誌約稿，筆者有機會將自己的觀點予以完整的呈現，這是首先需要表示感謝的。

總的來說，筆者的立場沒有改變，不過，鑒於舊文受到的誤解，以及筆者了解到的更多討論，筆者對自己的觀點重新進行了表述。文章擬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敘述筆者不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立場及理由，第二部分敘述儒家推崇異性婚姻的原因。

- (4) 比如，一篇報導中這樣寫道：許多中國人根深蒂固地反對同性戀，某些反對者還在古老的儒家典籍中為自己的主張追本溯源。新儒家學者方旭東引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名言稱，由於不能“傳宗接代”，同性婚姻並不符合傳統儒家美德。（資料來源：2015-07-02 環球時報-環球網：《美媒：有關同性婚姻的爭論 孔子會怎麼說？》。按：“美媒”指美國《赫芬頓郵報》2015年6月30日文章《許多中國人為美國的婚姻平等而歡呼，但孔子會怎麼說？》，作者馬特·希恩，丁雨晴譯）從上下文來看，筆者顯然是被當作“某些反對者”，而這些反對者反對的就是同性戀。然而，該文作者自我打臉的是，他後面引的筆者原文“儒家對同性戀人群沒有任何歧視，同性戀者可以有自己的性取向，有自己追求幸福的權利”，清楚不過地顯示：筆者（筆者理解的儒家）並不反對同性戀。順便說：此文連同2015年7月21日香港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南華早報》)網站發表的“Can a Confucian in Modern China accept same-sex marriage?”(《現代中國的儒者能接受同性婚姻嗎?》)一文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ociety/article/1842211/can-confucian-modern-china-accept-same-sex-marriage>)，都引用了美國漢學家、現任 Williams College 教授的關人傑(George T. Sam Crane)一篇文章的觀點，以說明筆者關於《孟子》“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解釋是“狹隘的”，受到了包括關人傑在內的一些人的質疑。（《環球時報》的說法是：但對儒家經典的上述“狹隘”解讀一直遭到美國學者薩姆·克蘭等人的反對。在克蘭看來，現代儒家觀點將接受同性婚姻，只要它專注於有建設性地延續家族親情即可，如領養。《南華早報》的說法是：這種狹隘的理解遭到了一些人的質疑。漢學家關人傑(Sam Crane)寫道，現代儒者應當接納“忠誠、積極的”同性戀。“重要的”不是傳宗接代，而是“履行創造人類的社會責任”。按原文是：Others disputed this narrow understanding. A modern Confucian should accept a “committed and constructive” gay relationship, wrote Sinologist Sam Crane. Instead of reproduction,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people perform humanity-creating social responsibilities.”)）。實際上，關人傑的文章2005年發表在其博客，參見“Modern Love: What Would Confucius Say About Gay Families?”

(http://uselesstree.typepad.com/useless_tree/2005/09/modern_love_what.html#more)，本不是針對筆者而發，而且，更重要的是，關人傑所做的，不是對《孟子》“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句話原意的討論，而是在發表他自己對於同性婚姻(家庭)的見解。關人傑當然可以發表自己的看法，但是，以關人傑的觀點來判定筆者對“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解釋為狹隘，就未免太獨斷了。

一、為什麼我不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

在進入正題之前，花一點時間界定一下什麼是同性婚姻合法化，也許不無必要。所謂同性婚姻合法化，顧名思義，就是要求法律承認同性婚姻。注意這裡的“婚姻”兩字，它意味著，同性婚姻合法化不同於一般性地要求同性伴侶結合的合法化，而是特指要求同性伴侶⁵建立民事上的婚姻關係，並享有相應民事和刑事權利，承擔相應民事及刑事義務。明確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在一些國家和地區，由於政治、歷史或宗教原因無法推行全面合法的同性婚姻時，當地政府會為同性伴侶另設婚姻之外的“伴侶”關係，並提供相應的權利保障。由此，在法律上同性伴侶的合法關係就出現了三種模式，即：“民事結合關係”、“同居/伴侶關係”、“婚姻平等關係”。其中，確立“民事結合關係”的同性伴侶，享有和確立“婚姻平等關係”的異性伴侶同等的權益。而在法律確認的“同居/伴侶關係”中，同性伴侶無法獲得完全平等的權利。在婚姻平權運動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民事結合”曾是較為普遍的同性婚姻形式。除了稱謂上，確認“民事結合”的同性伴侶在權利和義務上都與婚姻關係一致。但“民事結合”這種同性婚姻形式受到平權人士的詬病，他們將“民事結合”視作“隔離但平等”的另一案例。本文所討論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是指以民法上的“婚姻平等關係”為目標的理論與實踐。⁶

筆者不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基於兩點：第一點，要求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理由——婚姻平等權，讓人無法拒絕。第二點，目

(5) 目前，對於跨性別和變性者的結合或因其他性別相關原因受到社會邊緣化的人群，也時常被納入同性婚姻討論的語境。

(6) 澄清這一點是必要的，因為有些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反對者，並非一概反對給同性伴侶以合法地位，他們可以接受法律給與同性伴侶以“民事結合”或“同居/伴侶”關係，他們主要反對的是“婚姻平等關係”。在寬泛的意義上，這種反對者也可以說是不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但筆者所說的“不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乃是針對嚴格意義上的同性婚姻而言的。換言之，筆者對於同性婚姻的全面合法亦持開放態度。

前出現的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理由基本都不成立。我們先來看反對意見，然後我們再來討論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正面理由。

就筆者閱讀所及，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理由主要有（但不限於）以下幾種⁷。以下，筆者逐一加以討論。

第一種，筆者稱之為**自然論證**。這種觀點就是認為同性婚姻不自然或者說違背自然規律。然而，說同性婚姻不自然，跟說同性戀不自然一樣，只是個人的一種成見。關於同性戀不自然或變態的看法，早已遭到現代醫學的駁斥，研究人員得出了較為一致的看法：同性戀有深厚的生物醫學基礎，同性戀者的性取向是由同性戀基因決定的，不是一種選擇，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⁸換言之，同性戀也是一種自然。也許，在某些人那裡，“自然”的意思等同於“大多數”、“常規”或“主流”，那麼，即使是這個意義上的“不自然”，用來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也是不合理的。因為，人類並沒有立法禁止一切這類不自然的事物，同時，人類也並不認為任何出於自然的事物就應該得到鼓勵。比如，試管嬰兒是不自然的，但是，人類並沒有因此判定試管嬰兒不合法。避孕是不自然的，人工流產也是不自然的，但是，除了某些宗教，一般的法律並沒有因此判定這些行為為非法。就婚姻形式本身而言，從地球物種的總體情況來看，一夫一妻可以說是不自然的，

(7) 有很多反對之聲，是純粹情緒化的，沒有也不打算提供理性的說明。對於這類反對，無法進行學理的討論，我們只能從略。雖然我盡可能收集反對理由，但掛一漏萬之處一定難免。

(8) 這種觀點很容易發展為一種生物（基因）決定論，從而無法避免來自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m）的質疑。後者強調，基因的作用受環境和社會條件的影響。將性取向看作簡單的自然現象，這種觀點忽略了性取向是生物學與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個事實。參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 Shamus Khan 的文章《為什麼說在性取向這件事上，宣揚“我們天生如此”並不完全正確？》，資料來源：2016 年 6 月 28 日好奇心日報，<http://www.anyv.net/index.php/article-511728>。按：生物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的爭論有其意義，但與本文這裡討論的“自然/不自然”之爭並不完全重合。Khan 的主旨是說，片面強調“生來如此（born that way）”，忽略了很多生來如此的東西並非後天不可以改變，他正確地指出，性取向是一種生理上的欲望，但它的表現形式則由社會來建構，在這種建構中，一部分欲望轉變為了愛情，一部分則變為了變童，還有一部分則轉變為權力，通過性主導（及被主導）或多妻制來實現。而反對同性婚姻的自然論證，則是建立在同性戀並非生而如此的虛假前提上的，也就是說，他們根本不承認同性戀有其生物學基礎。相比於持這種自然論證者，Khan 毫無疑問是承認同性戀有其生物學基礎的。

那麼，按照自然論證，一夫一妻制也應該列為非法，予以禁止才對。至於說，因為同性婚姻不道德，所以不應當合法化，那明顯是混淆了法律與道德，是道德審判。

第二種，筆者稱之為**起源論證**。這種論證的要點是說：婚姻這種制度本來就是為異性戀建立的。⁹ 持這種主張的人並沒有提供具體的證據來說明：婚姻這種制度從一開始就是為異性戀設立的。也許這種證明難度太大，資料很難收集，當然，也可能，這根本就是一個無法證明的命題。讓我們姑且接受這種觀點，但要因此推出婚姻制度不可以向同性戀開放這個結論，在邏輯上也是不成立的。道理很簡單，人類可以做出改變，社會制度是建構出來的。並不是一開始是怎樣，之後就一定要那樣。古代很多東西，現代人認為其不合理而予以拋棄。比如，中國古代基本上是包辦婚姻，現在則強調自由戀愛結婚。如果現在有人還拿以往的“婚姻大事，要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出來說事，不但要被人當作神經病，還會觸犯法律。¹⁰ 另一方面，要說開始，要說本來，一開始或本來，人類並沒有一夫一妻的固定婚姻，一夫一妻是現代婚姻的形式¹¹，直到今天，在一些原始部落還可以看到與一夫一妻婚姻不同的婚姻形式，比如摩梭人，男不婚女不嫁，青年男女靠“走婚”完成傳承任務，隨後姑娘生下的小孩，由舅舅撫養成人。

(9) 這種觀點有時也呈現為如下言論：“婚姻”這個概念已經被異性戀在幾千年前搶先註冊了，已經有了確定意義與邊界，已經成了異性戀的專有名詞。

(10) 比如，中國《婚姻法》第二條：實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第五條：結婚必須男女雙方完全自願，不許任何一方對他方加以強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

(11) 在人類學家所研究的所有社會中，85%青睞多配偶制，而在多配偶制中，一夫多妻制是壓倒性的婚姻實踐。相比之下，一妻多夫制既罕見又脆弱，並且似乎主要存在於極端不利的生活情境中。中國大陸直到1950年才將一夫一妻制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作為現代化努力的一部分，日本和土耳其直到20世紀才建立一夫一妻制，而印度直到1949年才在獨立後的憲法中採用了一夫一妻制(穆斯林除外)。(資料來源：馬塞多：約翰·羅伯茨錯了！原文連結：http://www.slate.com/blogs/outward/2015/06/30/supreme_court_gay_marriage_john_roberts_dissent_is_wrong_about_polygamy.html)

第三種，筆者稱之為**歸謬論證**。這種論證主要是針對同性婚姻合法的自願原則而來。所謂自願原則，大意是說，結婚是當事人的事，只要當事人自願並且不妨礙他人，就沒有問題。歸謬論證大致是這樣：如果僅僅是當事人自願便可結婚，那麼，父女、兄妹、母子自願結婚可不可以？三個人結婚可不可以？三男兩女呢？人和動物結婚呢？人和板凳結婚呢？接下來，還有多邊婚姻，可不可以？¹² 如果說結婚真的只是當事人的自願就可以，我們很難有理由拒絕上面這些“婚姻”，而這些“婚姻”是荒唐的，不可以接受的。因此，在法律上，同性婚姻這個口子決不能打開，一旦打開，就會帶來雪崩效應，一發而不可收，給人類社會帶來前所未有的混亂。

對於這種論證，筆者的回應是：(1) 自願原則不是支持同性婚姻的主要理由，更不是唯一理由。比如，一些人主張同性婚姻合法化，恰恰是因為同性婚姻本來就不違法，而規定婚姻必須是一男一女的結合的具體法律則違背了憲法。臺灣的同性婚姻合法化就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2000年9月，臺灣公民祁家威上訴至臺灣司法院，第一次申請同性婚姻“釋憲”（即要求司法機構審查特定條例是否符合《憲法》規定），遭到拒絕。2015年8月20日，祁家威再次向臺灣司法院申請“釋憲”。2017年2月20日，臺灣司法院大法官宣佈正式受理祁家威“同性二人婚姻自由案”，並於3月24日開庭。2017年5月24日，臺灣司法院大法官就“同性二人婚姻自由案”給出“釋字第748號”解釋，稱現行臺灣《民法》第4編第2章“僅規定一男一女之永久結合關係，而未使相同性別二人亦得成立相同之永久結合關係，是以性傾向

(12) 美國最高法院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首席法官約翰·羅伯茨(C. J. Roberts)在他的說明(II-B-3)中論證道：如果同意同性婚姻合法，那麼就沒有理由不同意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乃至群婚是合法的。（原文連結 <http://t.cn/R2F4F2P>，這段話的中譯：如果“兩個男人或者兩個女人結婚在一起的結合有著同樣的尊嚴，”為什麼三個人的就沒有了呢？如果同性伴侶有憲法賦予的結婚權利因為他們的孩子會少一些意識到自己家庭缺失的折磨，同樣的推斷難道不適用於三個或者更多群婚的家庭麼？如果沒有結婚的機會是對於同性戀伴侶的不尊重，那為什麼這樣的剝奪機會對於群婚家庭就不是不尊重呢？）

為分類標準，而使同性性傾向者之婚姻自由受有相對不利之差別待遇”，與《憲法》第 22 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 7 條“保障人民平等權”的內容意旨相違背。並責成立法部門兩年內完成修訂和制定，逾期未完成修法，則比照現行婚姻自動生效。其實，不單是在臺灣，很多國家或地區所頒佈的《憲法》都有類似“保障人民婚姻自由”的條款。比如，在美國，1974 年最高法院就規定，任何公民都有選擇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自由，此項自由受到正當程式條款保護。因此，促使反同性戀婚姻情緒高漲的行為和頒佈同性戀婚姻禁令都是違憲的行為。

(2) 歸謬論證當中的類比不當，同性伴侶要求結婚跟人與板凳結婚完全沒有可比性，因為，在法律上，板凳以及動物都不被認為是有行為主體資格。¹³ 法律上一事一議¹⁴，就算證明多邊婚姻、人與動物結婚、父女兄妹母子結婚等等婚姻不能接受，也不能推出同性婚姻錯誤的結論。再者，說多邊婚姻、父女婚姻這些婚姻形式不合法，也應該找出法律依據，而不是簡單地從道德上宣佈它們荒唐。畢竟，我們是在討論同性婚姻應不應該合法化，而不是在就同性婚姻究竟道德不道德進行表態。

第四種，筆者稱之為**危害傳統婚姻論**。這種觀點主要是說，如果允許同性婚姻合法，將對傳統婚姻制度帶來巨大衝擊。¹⁵ 筆者認為，這種擔心是無知的表現。這就像擔心如果法律允許人們離婚，婚姻制度就會面臨解體的危險一樣可笑。不能說同性婚姻

(13) 馬塞多(Stephen Macedo) 還提供了一對一的同性婚姻與多配偶制(polygamy，概指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在法律上應予區別對待的理由：同性婚姻體現了憲法對平等之自由的承諾，而多配偶制則體現了等級制與性別不平等，與美國憲法的宗旨大相徑庭。因此，憲法可以給予同性戀者同等的婚姻權利，卻永遠不會認可多配偶制的正當性。（參見前揭馬賽多文）

(14) 此即“司法最低限度主義”。這種理論主張法庭儘量做出“窄”和“淺”的判決。所謂“窄”，是指就事論事，只解決手頭的案件，不隨意發揮到普遍情況；所謂“淺”，是指儘量避免提出一些基礎性原則，使意見不一的人們盡可能達成共識。

(15) 關於衝擊的程度，有人使用了“致命打擊”、“傳統婚姻制度很可能隨之瓦解”這樣嚴重的措辭。蔣慶更將其提到“人類文明互古未有的毀滅性挑戰”的高度。參見：澎湃新聞 2015 年 7 月 22 日報導“儒家領袖蔣慶論同性婚姻：人類文明互古未有的毀滅性挑戰”（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55289）

合法化之後對傳統婚姻（即異性戀婚姻）沒有任何衝擊，但是，這種衝擊遠遠還到不了威脅傳統婚姻存在的程度，難道異性戀本來打算結婚，現在看到同性戀也可以結婚，一怒之下，就不結婚了？有人說，同性婚姻會削弱婚姻與生育的關聯，這也可以算作同性婚姻對傳統婚姻造成的衝擊。這種說法同樣經不起推敲。難道異性婚姻的夫妻，會因為同性婚姻的存在而不履行本來會履行的傳宗接代的責任？如果傳統婚姻真的因為同性婚姻的出現而崩潰，那只能說明：這種婚姻本身就極其脆弱。事實上，現在全世界同性婚姻合法的國家越來越多，也沒有出現傳統婚姻崩潰的局面。2009年發表於《社會科學季刊》(*Social Science Quarterly*)的一項研究表明，法律允許同性結婚或民事結合對結婚率、離婚率、墮胎率或非婚生子女所佔比率並無負面影響。

第五種，是蔣慶提出來的，筆者稱之為**具體人權論**。蔣慶對同性婚姻的反對是目前筆者見到的最為系統的反方陳詞。在蔣慶的論述裡也包含了上述自然論證、起源論證以及危害傳統婚姻論，但其獨到之處在於，他直接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理論基礎——權利平等說發起了猛攻。蔣慶認為：同性婚姻合法化產生於西方抽象的人權平等思想與民主制度及其原則，要對治同性婚姻合法化，就必須對西方抽象的人權平等思想與民主制度及其原則進行批判。¹⁶

蔣慶用來對抗平等人權說的武器是據說來自儒家“禮的精神”的名分論。所謂名分，是指“不同之人相對於自己的具體特殊存在而具有的不同的權利與義務”。蔣慶根本不承認有所謂“抽象普遍的人”，因此否定建立在這種抽象普遍的人的基礎之上的權利。

然而，蔣慶的這種理論不攻自破。既然不存在抽象普遍的人，只存在具體特殊的人，那又怎麼能說“同性戀者”如何如何、

(16) 資料來源：澎湃新聞 2015 年 7 月 22 日報導“儒家領袖蔣慶論同性婚姻：人類文明互古未有的毀滅性挑戰”。本文所引蔣氏觀點皆出此處，下同，不再一一說明。

“異性戀者”如何如何？如果不存在抽象普遍的人，只存在具體特殊的一個一個的人，那麼，又怎麼能說“英國人”如何如何，“男人”如何如何，“女人”如何如何？如果可以說“中國人”如何如何，“儒家”如何如何，為什麼不可以說“人”如何如何？在思維上，否定了抽象普遍，也就否定了概念的存在，連基本的思考與說話都不能進行了。

當然，我們也可以試著對蔣慶的這個“名分論”做同情的理解。也許他不是要一概否定普遍性，他只是想指出：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具有不同的權利。事實上，蔣慶的確認為，同性戀者的人權（名分）與異性戀者的人權（名分）不同：“自行相戀，私下同居與某種合理的民事待遇，是相對於具體特殊的同性戀者而獲得的權利平等。這既是同性戀者應得的權利，又是對同性戀者無歧視的平等對待，不受社會與他人干涉。而依法結婚、組成家庭、延續後代則是相對於具體特殊的異性戀者而獲得的權利平等。這既是異性戀者應得的權利，又是對異性戀者的平等對待，受到國家法律保護”，“異性戀者具體特殊的權利與名分是由男女組成法律上的家庭，而同性戀者具體特殊的權利與名分則是在社會的默認與寬容下自行相戀與私下同居”。

儘管蔣慶這裡用了“權利平等”一詞，但他的意思顯然不是指同性戀者跟異性戀者能享受同等的權利。¹⁷ 他的意思似乎是指：同性戀者有自己的權利，異性戀者也有自己的權利，大家都有各自的權利，在這一點上是平等的。然而，問題的關鍵是：為什麼同性戀者的人權（名分）就不包括“依法結婚、組成家庭”這樣的權利？

對於這樣的質詢，除了一句“（這是）由（其）自身的性質決定的”，你從蔣慶這裡找不到更多的說明。

(17) 蔣慶明確說：就同性戀問題而言，同性戀者獲得的是屬於自己的權利平等，異性戀者獲得的也是屬於自己的權利平等，前者的權利平等由自身的性質決定，後者的權利平等也由自身的性質決定，二者的權利平等是不一樣的。（著重號為引者後加）

整體上，蔣慶的論證就是一個自我迴圈：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在婚姻問題上享受不同的權利（名分）。為什麼他們的權利或名分不同呢？這是由其自身的性質決定的（言下之意：一個是同性戀者，一個是異性戀者）。

這種論證沒有任何說服力。蔣慶的論述到這裡，已經不是在講理，而是在宣示自己的信念：同性戀者的性質決定了他們不能享受“依法結婚、組成家庭”的權利。這不是赤裸裸的歧視還是什麼？可笑的是，他還大談“對同性戀者無歧視的平等對待”，完全陷入“自說自話”而不覺。

在檢討了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種種說辭之後，我們再來看主張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理由是否成立，其實答案已不言自明。

蔣慶的觀察沒錯，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思想根源於西方的權利平等思想，只不過他嫌這種權利平等思想抽象而批評之。主張同性婚姻合法化最強的理由就是權利平等說，“平權”是同性婚姻合法化最有力的推進器。2015 年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同性婚姻合法，大法官安東尼·甘迺迪（Anthony Kennedy）執筆的多數派意見書寫道：“他們（同性戀者）的願望是不要被迫孤獨地生活，被隔絕在一項歷史悠久的文明制度（指婚姻）之外。他們希望在法律面前獲得平等的尊嚴。憲法賦予他們這項權利。”甘迺迪還特別提到一些處於緊急狀態的案子，其中包括：作為配偶的權利不被承認，無法擁有收養孩子的正當權利，為愛情不得不在州際間來往，這些都是同性婚姻不被承認的現實傷害。甘迺迪等多數派法官認為，必須立刻保護那些正在忍受煎熬的同性戀者的權利。推動同性婚姻合法化者一再向人們指出，婚姻權利實在是太過重要，綁定了很多其他民事權利，比如，由於美國聯邦政府此前不承認同性婚姻的有效性，從而使得基於婚姻之上的 1138 項民事權利（包括遺產稅、社保金、退休金、退伍軍人福利、醫院探視權、有權不為入罪配偶作證等）不對同性配偶開放。

就現代大多數國家（中國也不例外）的憲法來說，都賦予了公民自由、平等的權利。同性婚姻使平等之自由的基本價值覆蓋到了一個長期受制於偏見和歧視的群體。如果承認自由、平等的價值，就沒有理由拒絕同性戀者要求在婚姻中得到自己應有的權利。

二、為什麼儒家推崇異性婚姻？

為什麼儒家推崇異性婚姻？這是由儒家對婚姻的理解所決定的。正如筆者舊文提到的，站在傳統儒家的立場，婚姻最現實、最重要的功能是繁衍後代，以求家族生生不息、綿綿不絕。孟子曾提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為舜不告而娶的行為做辯護（《孟子·離婁上》）。漢代趙歧對“無後”做了解釋，叫做：“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亦即俗話說的“斷了香火”。¹⁸後來看到有網友根據百度的解釋一本正經地教訓筆者：“無後”不是“無後代”，真讓人哭笑不得。其實，儒家對於婚姻的理解從來就沒有離開“傳宗接代”這個聽上去很土的觀念。比如，關於婚禮，就明明白白地這樣說：“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禮記·昏義》）

有人不無鄙夷地將這種婚姻觀稱之為“繁殖癌”，然後反駁說：如果以能不能生育作為可不可以結婚的標準，那麼，即使是異性戀，先天不孕不育者豈不是也要被排斥在婚姻大門之外？再者，既然有些女同性戀者可以借助現代技術懷孕生子，那又有什麼理由反對同性婚姻？

(18) 關於同性婚姻家庭是否可以通過收養子女來完成傳統婚姻家庭延續家族的任務，筆者在舊文中做了討論，這裡就不再在正文中重複。筆者的看法是：雖然很多同性伴侶通過收養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子嗣問題，並且，已經證明同性家庭對兒童成長並無明顯不利，儒家仍然有理由反對同性婚姻。因為，儒家可以爭辯說：我們要的是本來意義上的婚姻，而不是某種次好品或替代品；我們要的是父母親生的孩子，而不是收養來的；就某對夫婦而言，沒有經歷過結合、懷孕、生產的過程，他們作為結合體的那種體驗會有很大損失。通過收養方式撫養孩子的同性婚姻，家庭將原本自然的一個過程割裂開來了，它在個體心理與社會層面都會造成巨大的影響。

對於這種反駁，筆者回應如下：把儒家的婚姻觀直接歸納為“傳宗接代”失之於簡單。實際上，儒家的這種婚姻觀是儒家人倫思想的一部分。儒家有所謂“五倫”之說。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這五種關係統稱為“五倫”。在儒家看來，五倫構成人類社會的基本框架，而夫婦一倫是五倫的基礎。《周易·序卦》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儀有所錯。”之所以強調婚姻的異性組合特徵，是因為，到現在為止，生育還只能通過男性提供的精子與女性提供的卵子的結合才能完成。能夠懷孕生子的女同性戀，使她懷孕的絕不是她的同性戀人，而只能借助於第三者——一位捐精者，一名男性。異性婚姻當中的不孕不育者，在本質上區別於同性婚姻的當事人，因為不孕不育在異性婚姻中屬於個例、屬於不幸，而同性婚姻的當事人則從一開始就排除了憑自力孕育的可能。至於丁克（決定不要子女的異性婚姻家庭），它跟同性婚姻家庭的最大區別是：它在倫理關係上是完整的，而後者則是先天欠缺的。這就是問題所在。無論同性婚姻怎樣聲稱它跟異性婚姻可以一樣，在儒家看來，有一點是它註定無法達到的，那就是：倫理關係的完整性。

所謂倫理關係的完整性，筆者是指：構成夫婦一倫的夫、婦角色，構成父母關係的父、母角色。夫、婦（有了子女之後，變成父、母），它的實質是陰、陽或男、女。對於異性婚姻，這沒有任何問題。但是對於同性婚姻，這就構成了問題：無論是男男組合，還是女女組合，總是缺少一個。¹⁹ 有人會說：同性婚姻當

(19) 對於同性婚姻家庭來說，只能說“配偶”，而不是“夫婦”，只能說“雙親”，而不能說“父母”。事實上，對同性婚姻寬容的臺灣地區，2016年年底，司法法制委員會審查《民法親屬編修正草案》，一方面新增“同性或異性之婚姻當事人，平等適用夫妻權利義務之規定”的條文，另一方面修改部分《民法》條文，將“夫妻”、“父母”、“養父母”等異性戀用語，修改為性別中立的“配偶”、“雙親”、“養親”等等。修法者自己解釋此舉是為落實婚姻平權，保障同性婚姻權益，但從旁觀之，也可以看作是對同性婚姻家庭的一種如實刻劃。

中，無論是男男組合還是女女組合，可以重新分配男女角色。姑不論並不是所有同性婚姻家庭都願意這麼做，如果真的這樣做了，也無濟於事。假如一位女同在她的同性婚姻家庭中扮演丈夫、父親的角色，又或者一位男同在他的同性婚姻家庭中扮演妻子、母親的角色，這都必然帶來夫婦、父母角色認知上的混亂，一個孩子要如何理解為什麼他（她）的媽媽滿臉鬍鬚，不能像別的媽媽那樣可以帶她去女廁所？假設同性婚姻家庭中重新塑造性別的工作特別成功，也就是說，一位女同在各方面接近於一名男性，從而堪當丈夫、父親乃至祖父、外公等角色的重任，那又意味著什麼？那不過意味著異性婚姻的一件高仿品而已。而“高仿”這個行為本身其實已經證明同性婚姻的自我消解：所謂同性婚姻，只不過是由同性來玩一場異性婚姻的遊戲罷了。人們有理由認為：那些同性婚姻者是因為陰差陽錯，身體與精神錯位了。同性戀者自身有時也會有深深的錯位感，就像電影《霸王別姬》當中程蝶衣唱的“我本是男兒郎，不是女嬌娥”。

所以，充滿吊詭的是，有些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推動者積極訴求的在法律上、權利上跟異性婚姻“一樣”，恰恰是對同性婚姻獨立性（不一樣）的一種消解。

那麼，同性戀者要怎麼辦？儒家是建議他們放棄同性婚姻嗎？這跟前面所說的“不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不是自相矛盾嗎？

在筆者看來，二者之間並無矛盾。如果你認同儒家，那麼，你就接受：異性婚姻才是婚姻的理想模式。如果你不認同儒家，你當然有權利去追求你的同性婚姻，儒家不否定同性戀者有婚姻的自由。

有一種觀點指責儒家將同性戀者推上“騙婚”之路。這種觀點說：儒家對同性婚姻的這種態度，無異於鼓勵同性戀者（尤其

是男同)在家裡與異性結婚,完成傳宗接代的儒家式義務和家庭責任,然後在外邊搞同性戀,追求自己的幸福,也就是“騙婚”。²⁰

必須說,這種指控並不成立。筆者在舊文中已經說得很清楚:“儒家反對同性婚姻,只是將其作為各人的自我選擇:如果你要做一個儒家,你就不應該選擇同性婚姻。毫無疑問,你完全可以選擇不做一個儒家。”這裡再重申一遍:筆者並不主張通過立法來禁止同性婚姻,事實上,如上所述,筆者並不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筆者的意思只是說,如果你認同儒家,那麼你就會以異性婚姻作為婚姻的理想方式。那麼,如果一個人選擇了同性婚姻,儒家是不是就一定要將其逐出門外呢?並非如此,一個人,即使選擇了同性婚姻,也不妨礙他學儒家、做儒家,只是,在婚姻這件事上他會感到遺憾,會有某種虧欠感。²¹這就像儒家認為人有傳宗接代的義務,但是如果某人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子嗣,這當然不妨礙其為人,其為儒,只不過,他內心會感到愧對列祖列宗,自己是不孝子孫。毫無疑問,做不做儒家,是你個人的選擇,結不結婚,跟誰結婚,也都是你個人的自由。但是,一旦你選擇做儒家,那麼,你就應當知道,儒家對婚姻是持這樣一種理解。筆者無意期望所有人都成為儒家,但,無論成不成為儒家,勇敢、誠實都是做人的美德。“騙

(20) 參見前揭李苦丹文。

(21) 可能有人會說,僅僅因為天生性取向的原因,就讓他背上這樣一種虧欠感,這對一個同性戀儒家是否不公平?這個人並沒有做錯什麼,憑什麼要求他為此負責?憑什麼因此剝奪他的幸福感?這樣的儒家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筆者的回應是:一個人的性取向的確是天賦的,這就像你不能選擇你的父母,這裡有偶然,這種偶然就是你的道德運氣(moral luck)。可以想見,有的人運氣好,有的人運氣差。在某種意義上,你可以把生而為同性戀,當作你的運氣差。(特別聲明:這只是儒家的看法,你完全可以不接受,而採取比如唯物論的講法。)但是,運氣差不代表人的道德努力就無意義,相反,因為運氣差,你因此要付出比那些運氣好的人更多的努力更多的辛苦,就像有一個壞父親瞽叟的舜,他要成為孝子,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意想不到的代價。更重要的是,儒家並沒有把人僅僅當作傳宗接代的工具,實際上,對於儒家來講,成聖成賢,道德修養完滿才是主要的追求。同性的性取向只是讓你在傳宗接代方面有愧列祖列宗,絲毫不妨礙你在修身方面成聖成賢,你依然可以在“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上用功,你可以努力去“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完全可以想像,儒家能夠接受一個沒有子嗣的聖賢形象,這當然可以包括同性戀聖賢,只是,對於這個同性戀聖賢,有一點可以肯定:他不會要求同性婚姻。

婚”的做法不足取，在一個對同性婚姻不寬容的社會還可以讓人有幾分同情與理解，而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社會，這樣做就只能說是他的人品問題了。

筆者對同性婚姻的這種態度，就像某些人對素食的主張。一方面，這些人崇尚素食，以素食為上；另一方面，這些人對他人也僅僅停留在勸說、宣講的層次上，並不謀求政府通過法律或行政命令推行素食。同樣，筆者崇尚異性婚姻，但筆者也僅僅是陳述異性婚姻優越的道理，並不謀求政府通過立法或制訂相關政策禁止同性婚姻。歸根到底，法律要保障每個公民的基本人權，尊重每個公民對美好生活方式的理解，公民之間關於美好生活方式的理想如果發生衝突，只能通過彼此商談、各自反思，保持某種均衡，最重要的是不得傷害他人。權利與善，有各自的界限，不得逾越。

這是筆者一直以來信奉的作為生活方式的儒學。也許有人會問，假如有一天，你掌握了權力，你會不會去推行這種生活方式？筆者的回答是：不。如果進一步追問：那麼，在你看來，儒家執政究竟意味著什麼？筆者的回答是：意味著“讓每個人做好他自己”“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禮記·大學》），意味著在法律上保障基本人權，在政治上“無為而治”，包括不強制推行儒家的生活方式，正如孔子所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